

蘇
平
仲
集
三



蘇 平 仲 集

(三)

蘇 伯 衡 撰

蘇平仲集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卽應天府學爲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遽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爲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爲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周。濟寧潘君文秀爲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爲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爲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爲典膳。其夏。用周除淮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陞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卽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署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棣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磨勘司令。伯淵陞磨勘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汴

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爲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爲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爲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議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貞。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承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浚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曄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粢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爲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懼其褻也。而必變焉。必遷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醴也。醑也。粢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資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既褻乎。又焉得爲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疊爵籩豆簋盤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當是時也。井天

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爲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覺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烝烝之孝。卽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羣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達官謚忠惠者。於淳熙宰相魯公爲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尙。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不窮乎。然則其報本也。詎曰一時之計而已。榮裔因其根於心者。用其出於田者。而以藏事。雖至於百世可也。楚茨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監。元大德間。南監淪于潮。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蓮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遵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皿。亦一遵家禮。旣卽以

歲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與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卽寢。以薦寢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爲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爲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爲不僭不褻。而於士爲稱焉。嗟夫。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非一日矣。郡邑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濬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析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爲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象養。長顧卻慮以爲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爲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繼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尙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賓興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爲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

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爲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隴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尙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奉幣以爲壽。嫁者娶者。喪葬者。薦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宴。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巨。蒙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爲酒醴。刲羊豕。布几席。羅豆籩。舉宗咸延及而譙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祉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颺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爲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婺之浦江鄭氏。一門羣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爲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愈難哉。謂其賢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醺酒有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睦。鄰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屬。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籌。勃蹊闔牆。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

猶知爲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恆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青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頤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粲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葉。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之下。讀書有文。樂道尙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退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譚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歸。唯下執事是望。噫。世降俗偷。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一聚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婺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是舉。孝友開迹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

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卿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於九族，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掇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卿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釜爨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渠簞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教之以禮，卽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

言則蕭氏與婺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爲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爲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顧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爲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爲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爲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爲記

壽豈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卽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羣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爲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豈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爲請乃爲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豈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

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爲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爲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爲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爲表其堂。吾何爲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豈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倣。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尙懷永圖。以慰丞相之望哉。

懋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爲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懋敬。而吳編修從善爲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曰。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懋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懋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顧以謂懋卽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篤於親。雖

欲默烏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實。本者何。慤焉爾矣。實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慤。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慤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慤爲本。而以敬爲實。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慤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慤故立。敬故實。盡立其本而盡其實。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慤敬之至。親之精爽潛孚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旣死而如見其生也。旣亡而嘗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慤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昧慤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恠者。子美又奚惑焉。祭於斯堂也。尙務其本與實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爲記。

春暉堂記

傭人者。日子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傭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是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爲之事。是謂能報。使傭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傭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傭者。其力常不足也。親譬則傭人者也。子譬則傭於人者也。夫傭人者。之於傭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

計。傭於人者之於傭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啻以萬計。亦不啻以十萬計。亦不啻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顯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爲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爲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傭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尙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尙賴母夫人熊氏守節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尙賢擢以賢良爲丞平陽。尙賢喜祿足以逮親。而不敢謂能爲親報也。於是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尙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爲推明其說以爲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貞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賢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爲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之賢不賢可見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爲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爲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卽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爲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共姜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彝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堂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閨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范君元璉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昞字士東。仲曰昱字士寅。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璉之側。依依猶孺子。間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頤。而慰滿平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於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事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璉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者。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修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修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顧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末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是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修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己。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

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尙勉之勉之乎。余於元璉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朝廷用兵雲南。其尊人武毅公起自休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於平陽。雖欲侍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於懷。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覩而思其親。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者乎。狄公從仕。而思其母獨處家庭。君守職而思其父行役於邊徼。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卽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修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簞壺望風迎候。惟恐不分。不頓刃折鏃。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中。此非人力。蓋大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於京師。歸休於私第。遂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之有。君出則時閱習。奮武備。以修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輸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慰。

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東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旨還平陽襲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富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擣福寧之岑嶺。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解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尙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聲嗟氣嘆之間。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恩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莫大於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

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字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爲宣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荐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戚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卽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墓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於朝擢平陽奕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爲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憂何不久迄辭而歸退然以養親教子爲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爲壽藏邇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祔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構亭以爲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爲記余因書此使揭諸楣間卽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寢久而能忘其情乎是以在陳而有歸歎歸歎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安而樂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某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思者莫基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者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爲然余謁告歸由

翰林獲交譚君濟翁。聞從搢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共濟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於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俾戍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畏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一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洝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真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興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爲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爲一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爲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爲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尚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希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希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

瑜溫之平陽人。倜儻而尙誼。讀書而能詩。方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爲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爲四皓之所鄙笑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集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旣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卽日治裝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璧。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遽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爲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頤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爲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胥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覲幸速化。資緣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鷺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得以天年終於牖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爲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爲知己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旣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爲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爲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潺湲。禽鳥兮間關。樹木兮檀欒。有菊兮有蘭。可佩

兮可餐。亦有桂枝兮。可以扳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繽其踰隨。剌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曾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脉。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奠爲金山。又奠爲步廊山。而茲山則支於金山。蜿蜒礧薄。旣翕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狡狴。坐據要會。九鳳、東山、陽奧、峙其前。雅山、沙岡、黃奧、仙壇、石刺、上灣、諸峯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翬菴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爲廳事。廳事後爲中庭。中庭後爲祠堂。中庭東西各爲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爲步廊。以爲庖爲滷爲園爲守塚者之舍。爲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妾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卽是建菴爲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舒。似亦可爲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爲翬斯菴。且買田若干畝爲永業。以具犧牲醴齊粢盛。食居守者。亦旣作神主安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爲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菴。而復於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

意乎。今侯以義起禮。斯菴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爲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莖。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生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爲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於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於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爲。故曰。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巖壑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爲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壺嶺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祔。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窆。居嘗慷慨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壺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屬伯衡爲之記。伯衡惟

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己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撫松楸。寧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尙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宕。爲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卽錢浦以居。其子景孜。復自錢浦遷居郭宕。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卽正寢東室。敞爲祠堂。妥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僭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禰。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襲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歲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旣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卽墓所爲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爲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壘爵。簠簋蓬豆。潔其酒醴。脯醢粢盛。以薦以享。夫何胥饗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之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爲之乎。人不能爲。而景高爲之。不患祀事之不舉。而惟患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患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爲之記。非惟以彰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尙知所興起。景高名斑。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美官於閩。嘗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爲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溼。躬實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苛癢也。疾病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爲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菑無害。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時。子有母慈

亦加一時。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於耄。至於期頤。而且旦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己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於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況脩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爲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爲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爲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於天。子之心恆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望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修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鎬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蒙眷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顧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孫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常寄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蒙國恩寵。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婦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己巳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

欲孝而無誰爲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歆焉羨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修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爲記。

蘇平仲集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濬。不踰闕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爲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旦有中。有晨有夜。而水之流也。自旦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申。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毳者毳。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爲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爲橐籥焉。以理爲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爲橐籥爲樞紐者。亦惟氣

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也。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睹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曾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爲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爲主簿。娶之義烏。請追爲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幹旋。而至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爲己之爲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

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尙儒者之學。而不能致眞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眞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難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爲已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繼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尙論關洛之統緒有所托。乾淳之師友有所据。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爲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龐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爲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爲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蹙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堂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棠。擢咸淳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以爲先生別字。

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卽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繹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矯節雅量。使人卽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淇澳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尙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卽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燾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嘗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尙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棖桷。不啻若覲夫儀形。競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繼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書所謂無遏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郡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尙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

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卽鄉郡作堂。以侈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頤。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爲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頤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襲組。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但是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頤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庇覆哉。

安遇堂記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爲記。進善亟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緊子焉是望。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廈。衣則願文繡。食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頽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真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儼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然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於匡。

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恆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肯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實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隱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媮媮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鬻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邇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歎。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涌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

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履舄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晚陋辭而爲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之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之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鬲有虞氏之敦兌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鬯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匱崇之磬離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尙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爲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尙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肖人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顧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特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恃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豪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

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磬、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兌戈、虞敦之爲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兌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磬、離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爲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爲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入遷而爲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爲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爲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爲當務。而力佐人主竄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旣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爲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爲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尙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爲良賈。爲弓莫不師揮、爲鍾莫不師倕。爲車莫不師公孫氏。爲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爲弓、爲鍾、爲

車爲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爲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卞壺。張華。謝萬。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堅。米黻。張有。吳。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爲人者也。爲今之士。而欲善爲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爲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今之士乎。商書有云。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今之爲士者。誠能奮然自勉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豐於古而嗇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豐嗇也。古人爲聖人賢人。而今吾爲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屑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珩。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而仲珩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珩之嚴君太史先生。以高文夙德。爲當世宗師。仲珩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珩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綰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爲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尙慎旃哉！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爲可，則因以爲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言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爲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可不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卣，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簞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藉令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罨之遺碣，泰山、鄒嶧之斷碑，凡秦漢以上遺物，故器、鳥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間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鬻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爲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爲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成治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樞，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

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爲五常。揭之爲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爲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聖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奧邑。著姓也。嘗卽居第之西。闢齋以爲藏修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巒聯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爲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嗟夫。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爲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恆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恆多。今夫瓠也。甕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堅。玉焉爾矣。今夫雪也。羽也。絲也。非不皦乎其白。涅之則緇矣。不以涅而緇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鎚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憂磷與緇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惑。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患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患也。惟患德

之不純。而物之善惑不患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達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貲之利。而不詭隨。劫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同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瑩。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緇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爲吾堅。亦不足爲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旣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爲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彖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審。而於申命行事者。究

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遯來。遯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胄。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劭。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遯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中公故事。束帛加璧。賁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竊懼昧者疑子亮之洪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爲巽者。是以爲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爲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鳳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總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巖然銳者。櫛者。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間。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宣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悵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

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是耶。異之。故知之。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爲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爲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爲。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爲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爲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爲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寧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尙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爲爲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弈者然。方弈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其學。而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可與其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以境。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

自律朝夕篤志詩書間。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嘗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爲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闔閭。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爲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瀆江。玉津。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羣。喜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洊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爲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間過其寓。閭乎寥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爲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達而加損。而況於趣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眞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涘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迪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滌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爲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常。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爲而無不爲。無不爲而未嘗有爲。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鰕蛤生焉。鳬鷗浴焉。螭虬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藏焉。荒查醜石容焉。千漚萬泡起滅焉。搖焉溷焉。莫能汨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頽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顧以爲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賓之。紛華輻輳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

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心難乎免於枯亡矣。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暇。尙何暇雍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猶將兵也。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麾八面之敵。而其身嘗逸。善養心者。去情卻欲。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嘗靜。又烏事夫兀然頽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實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安公鄉郡。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徵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爲天。凝而在下者爲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爲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爲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窺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沍。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翫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爲梅初也。豈曰其秀爲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爲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爲歲之初也。猶朔爲月之初也。猶辰爲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賁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伸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眞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也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共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望。爲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望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莘仲。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莘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爲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聖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督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甫葬。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郎省講筵。更任迭處。五握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審諤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當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

公之爲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歛衽。況得見其遺物。若硯焉者。號名具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尙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莘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於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莘仲誠哉尙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壇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薨楫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爲舊族也。前有旌表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

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者乎。余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而含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爲實德。行諸躬爲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若弟。誠克真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胥爲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爲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爲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談奇勝絕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爲可立賦之。

南華謫居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卽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巒起伏。草木行列。朝霏夕靄。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爲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壺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爲立京學。命爲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奮圖報。是是非非。

無所顧忌。所爲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
人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
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獠。人將不
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爲何如。蓋君子求在
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
言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爲意也。今先
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蠻邦窮裔。連山複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羈人遷客之所以悲思
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